

冷雪与烈火：《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对抗性空间的叙事建构

赵 雅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5日

摘 要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水浒传》塑造林冲人物弧光的核心章节，施耐庵以“冷雪”与“烈火”的二元对立意象为叙事主线，建构起物理、身体、精神三重递进式对抗性空间。物理空间通过自然与人为场景的张力搭建故事框架，身体空间以冷寒与灼热的体感交织为中介，实现感知经验与情感结构的转换；精神空间以隐忍与反抗的碰撞为内核，达成人物身份认同与主体重构的突破。

关键词

冷雪与烈火，《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对抗性空间，空间叙事

Cold Snow and Blazing Fire: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Antagonistic Space in “*Lin Chong: Temple Visit in the Snowstorm*”

Ya Z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2, 2026; accepted: October 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Lin Chong: Temple Visit in the Snowstorm is a pivotal chapter in *Water Margin* that shapes Lin Chong's character arc. Taking the binary-oppositional imagery of “cold snow” and “blazing fire” as the narrative thread, Shi Nai'an constructs three progressive layers of antagonistic space: physical, bodily and spiritual. The physical space builds the story framework through the tension between

natural and man-made scenes. Mediat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frigid and scorching bodily sensations, the bodily space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perceptu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structure. Centered on the collision between forbearance and resistance, the spiritual space accomplishes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character's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subject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Cold Snow and Blazing Fire, *Lin Chong: Temple Visit in the Snowstorm*, Antagonistic Space, Spatial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经典性，既在于情节的跌宕起伏与人物的鲜明立体，更在于作者以精妙的叙事手法，将“冷雪”与“烈火”转化为贯穿全文的对抗性符号，构建起多维度的表意空间。20 世纪后期以来，叙事学研究出现“空间转向”，龙迪勇指出，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参与叙事、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的关键要素。文学作品中“其心理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空间特性，能引导读者进入文本的多重表意空间”[1]。本文所谓“对抗性空间”，并非单纯指故事发生的物理场所，而是指由二元对立意象所结构起来的、充满张力与冲突的叙事空间。它既包括自然环境与人为场景的对抗，也包括身体感知的冷热对抗，以及精神层面隐忍与反抗的对抗。这一思路与福柯关于权力通过空间约束身体的论述、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是社会关系生产的观点形成对话，但更侧重于文学文本中空间意象如何推动人物转变与主题表达。

学界对《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研究，多集中在人物塑造、意象运用与主题思想等方面。人物塑造研究关注林冲从隐忍到反抗的性格转变；意象研究多分析“雪”与“火”的象征意义；主题研究则常围绕“逼上梁山”展开。这些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基础，但较少从空间叙事角度系统分析“冷雪 - 烈火”如何建构三重对抗性空间。本文尝试提出物理、身体、精神三重递进框架，突出空间之间的双向互动，以深化对该章节叙事艺术与思想内涵的理解。

2. 物理空间：权力约束与越界可能的对抗

物理空间是故事展开的基础，由以冷雪、朔风为核心的自然环境与以草料场、山神庙为核心的人为场景共同构成。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多重对抗形成张力，既为情节发展提供合理性支撑，又完成权力约束与个体越界的冲突铺垫，成为推动林冲命运转折的物质载体。

(一) 草料场：权力秩序的封闭性规训空间

沧州草料场作为宋代军事后勤空间，其物理属性天然承载着鲜明的权力约束功能，文本对其的空间描写呈现出三重封闭性特征。一是地理封闭，其隶属于“沧州牢城营”，地处荒野，与主流社会隔绝，成为官府权力的边缘延伸；二是制度封闭，通过“老军交割”的程式化流程，强化了权力对个体的规训与束缚；三是心理封闭，林冲抵达草料场后，心生“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的期待，将此处视为苟全性命、重回主流社会的最后寄托，主动完成了对官方秩序的心理认同。

雪的意象进一步强化了草料场的封闭性，“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自然空间的寒冷压迫与官方秩序的规训形成同构关系。而林冲对封闭空间的主动维护更具深意：“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一系列严谨的动作并非单纯的“守规矩”，而是权力认同的空间实践，其身体成为官府权力规训的载体，再生产了权力的合法性。

(二) 山神庙：脱离权力的开放性反抗空间

山神庙与草料场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其空间转换兼具偶然性与必然性。偶然性在于草厅被大雪压塌的突发事件，迫使林冲离开栖身之所前往山神庙暂避；必然性则源于官方秩序的自我瓦解，草料场草屋“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的建筑状态，早已暗示了权力秩序庇护的虚幻性。山神庙的空间特征呈现出三重开放性，成为林冲反抗觉醒的起点。一是物理开放，林冲入庙后以巨石抵门，这一偶然动作形成的门缝，成为窥探阴谋、接收信息的通道，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隔绝；二是象征开放，作为民间信仰场所，其承载的民间正义与道德准则；三是叙事开放，庙内与庙外的空间并置，使林冲从权力内部的凝视者转变为权力外部的倾听者，实现了叙事视角的裂变。

在“冷雪”与“烈火”的映衬下，山神庙的象征意义被进一步强化。漫天冷雪让山神庙成为绝境中的精神庇护所，而草料场的烈火则彻底打破了权力的封闭，当林冲在庙中听清陆虞侯等人的密谋，山神庙便从单纯的避雪场所，转变为其与权力彻底决裂的“反抗圣地”，屹立的山神庙象征着个体反抗精神的坚韧与不朽。

(三) 雪与火的空间辩证法

雪与火在物理空间层面构成辩证的对抗性配置，二者均具有双重功能，成为权力瓦解与情节推进的关键动力。雪既是权力约束的强化剂，通过寒冷与封闭，让林冲的“苟全”期待逐渐沦为泡影；又是权力瓦解的催化剂，积雪压塌草厅，终结了权力庇护的可能，为林冲的命运转折提供了契机。火既是权力人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林冲在草料场“向火”取暖，是对权力内基本生存需求的诉求；又是权力破坏的暴力工具，陆虞侯等人的纵火行为，是封建势力对个体的致命构陷，彰显了权力的虚伪与残酷。

3. 身体空间：感知经验与情感结构的转换

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冷雪”与“烈火”并非单纯的环境元素，而是直接作用于林冲的身体，成为物理空间向精神空间转换的中介。通过身体对冷寒与灼热的递进式感知，完成了林冲从权力依赖到自我觉醒的情感结构转换。

(一) 雪的冷寒：权力隐忍的体感铭刻

雪对林冲身体的影响，从肌肤渗透至内心，层层递进的冷寒体验，成为其权力隐忍状态的体感铭刻。这种寒冷体验呈现出清晰的递进轨迹：初到草料场时，“严冬天气，彤云密布”的环境寒冷，是对权力边缘空间的初步感知；沽酒途中，“风雪打在身上”的行动寒冷，让身体承受着自然与现实的双重压迫；草厅倒塌后，“白布衫早有五分湿了”的生存寒冷，使身体失去了最后的取暖之所，冷寒深入骨髓。林冲对寒冷的应对方式，更凸显了其权力内的隐忍状态。面对风雪侵袭，他始终默默承受，“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安分守己的克制。即便在草料场“向了一回火”，火堆近在咫尺，寒冷却未被驱散，这一身体悖论隐喻了权力秩序所承诺的“温暖”，永远无法抵达被压迫的个体身体。

身体的寒冷与内心的压抑无奈形成深度呼应，雪的冷寒不仅是自然环境的特征，更是林冲所处社会环境、人生境遇的隐喻。封建势力的压迫如同这漫天风雪，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身体对冷寒的被动承受，正是林冲对现实压迫的隐忍与妥协，当草厅倒塌后，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困境，让他的隐忍达到了临界点。

(二) 火的灼热：反抗意识的体感觉醒

与雪的渐进式冷寒相对，火的灼热呈现出突发性与冲击性特征，成为林冲反抗意识觉醒的体感触发点。当林冲退守山神庙，草料场的大火正“焰腾腾”燃烧，“抬头看时，只见草料场里火起，刮刮杂杂地烧着”，烈火的灼热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传递至内心，与门外陆虞侯等人的密谋形成叠加效应，彻底击碎了他对权力的最后幻想。

火的灼热让林冲的身体完成了从御寒模式到应激模式的转换。他“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的雪都抖了”，这一简单的动作序列，标志着身体从对自然寒冷的防御，转向对权力阴谋的警觉。而“探半身入去摸时”的细节更具深意，火的热力阻止了身体的直接进入，却开启了认知的越界可能，让林冲的位置从权力内部的草料场看守者，彻底转换为权力外部的阴谋见证者，当林冲提枪冲出山神庙手刃仇敌时，身体的动作与内心的“烈火”达到高度契合。“左手拽开庙门，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挺起花枪”刺毙仇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每一声大喝都饱含愤怒，身体从防御姿态彻底转向攻击姿态。此时，外部环境的大火灼热与内心情绪的激荡灼热形成强烈共鸣，火的灼热从“外在场景”转化为“内在动力”，让林冲从“身体上的隐忍”转变为“身体上的反抗”，完成了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出击”的双重转变。

(三) 冷热对抗：情感结构的裂变与递进

冷与热的身体感受碰撞，让林冲的内心经历了最后的挣扎，这份挣扎是“顺民”与“反抗者”的身份纠结，也推动了其情感结构的层层裂变。从初到草料场时“向火”仍觉寒冷的隐忍，到沽酒途中承受风雪的无奈，再到山神庙中听闻密谋、目睹大火的愤怒爆发，身体感受从“冷寒到极致”到“灼热爆发”的转变，与内心情绪从“隐忍”到“愤懑”再到“反抗”的转变完全同步。

4. 精神空间：身份认同与主体重构的对抗

精神空间是人物内心世界的集中体现，也是三重对抗性空间的核心与升华。在这一空间中，“冷雪”与“烈火”不再仅仅是环境元素或身体感受的对象，而是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对抗性符号：“冷雪”象征着隐忍、顺服与权力束缚，“烈火”象征着个体意识的觉醒、愤怒与反叛。二者的对抗与转换，构成了林冲内心世界的核心故事，完成了人物的自我重塑与身份重构，最终指向对的深刻批判。

(一) “冷雪”意识：权力认同的象征维系

在风雪山神庙事件之前，林冲的精神世界始终被“冷雪”般的权力认同所笼罩，这种认同渗透于其语言、行为与情感的各个层面，成为其精神的主导意识。在语言层面，他始终称构陷自己的高俅为“高太尉”，在李小二面前只说自己“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始终沿用权力赋予的称谓，坚守着权力内的话语体系；在行为层面，他虽“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陆虞侯，却在“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后“自心下慢了”，放弃了主动反抗的念头，重新回归安分守己的权力状态；在情感层面，他始终对朝廷抱有幻想，即便被发配沧州、安置于荒凉的草料场，仍未放弃“重回主流社会”的期待，将个人的生存希望完全寄托于权力的宽容。

“雪”的象征功能在此得到充分彰显，其弥漫性对应着权力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渗透到林冲精神世界的各个角落；其静态性对应着林冲精神状态的凝滞，安于权力约束，缺乏个体反抗的意识；其冷白特征则对应着权力伦理的表象纯洁，让林冲始终对权力的虚伪本质缺乏清醒认知。林冲对雪之冷寒的忍受，本质上是对权力不公的忍受；对火堆的依赖，本质上是对权力庇护的依赖，“冷雪”意识成为其精神世界的枷锁，让他始终无法突破权力的束缚。

而雪的层层紧逼，也对应着林冲精神世界的层层压抑。权力秩序对他的冤屈视而不见，对他的隐忍得寸进尺，一步步将他推向绝境，这份权力的“冷寒”不断侵蚀着他的精神世界，让他的权力幻想逐渐

变得脆弱，为后续的精神觉醒埋下伏笔。

(二) “烈火”意识：反抗主体的象征生成

山神庙中阴谋的揭晓，成为点燃林冲精神世界的“烈火”，彻底打破了“冷雪”般的权力束缚，完成了其反抗意识的觉醒与反抗主体的象征生成。当林冲在庙门外清晰地听到陆虞侯等人“必欲斩草除根”的对话，得知自己所有的隐忍与顺服，换来的只是封建势力的赶尽杀绝时，他坚守半生的权力信仰轰然崩塌。燃烧的烈火，不仅烧毁了草料场这一官方秩序，更烧毁了林冲对权力的最后一丝幻想，让他彻底看清了权力秩序的虚伪、黑暗与残酷。此时，草料场的大火不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焚毁，更是象征层面的“启蒙”，火的“烈火”意识取代了雪的“冷雪”意识，成为其精神世界的主导。

(三) 对抗性整合：从“顺民”到“好汉”的身份转型

林冲的精神转换并非简单的二元替换，而是“冷雪”与“烈火”对抗性意识的辩证整合，“冷雪”意识并未消失，而是被“烈火”意识所扬弃，成为其反抗的动力[2]。他仍然记得权力带来的冤屈与伤害，记得陆虞侯等人的歹毒阴谋，这份对“冷雪”般权力压迫的记忆，不再是隐忍的动因，而是转化为持续反抗的动力，让他的反抗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与坚定性。这种精神的对抗性整合，最终完成了林冲从“顺民”到“梁山好汉”的身份转型。文本结尾“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的叙事处理，暗示了其精神空间的开放性，他的“投东去”并非目的明确地投奔梁山，而是方向模糊的越界行动，标志着他与权力秩序的彻底决裂，也为其后续的梁山聚义、成为“好汉”奠定了精神基础。

林冲的精神转型，彰显了权力压迫引发个体反抗的主题内核。他并非天生的反抗者，而是在权力秩序的层层压迫、步步紧逼下，从最初的隐忍顺服，到最后的奋起反抗，其精神世界的转变，是无数被压迫者在下的命运缩影，也让文本对权力秩序的批判更具深度与力量。

5. 三重空间的内在关联与文本价值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物理、身体、精神三重对抗性空间，并非彼此孤立、相互割裂，而是层层递进、有机统一、双向互动的整体，共同构建了“逼上梁山”这一经典故事的内在逻辑，也让“冷雪 - 烈火”的二元对立意象成为贯穿全文的核心叙事线索，实现了文本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的完美融合。

(一) 三重空间的内在互动逻辑

三重空间并非单向推进，而是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物理空间的对抗触发身体空间的感知变化，身体空间的体感积累又反作用于物理空间的认知，让林冲对草料场、山神庙的空间意义产生全新理解；身体空间的情感裂变推动精神空间的意识觉醒，精神空间的反抗意识又强化了身体空间的反抗行为，让林冲的手刃仇敌成为精神觉醒后的必然选择；精神空间的身份重构则最终完成了物理空间的越界，让林冲彻底脱离官方秩序，走向权力外的反抗之路。“冷雪”与“烈火”的二元对立意象，是连接三重空间的核心线索，在不同空间中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与功能：在物理空间中，它们是形成视觉、听觉、场景对抗的环境元素，推动空间的转换与情节的发展；在身体空间中，它们是触发冷寒与灼热感受的具体对象，成为情感转变的体感载体；在精神空间中，它们是象征隐忍与反抗的精神符号，完成了人物的精神重塑与身份转型。二者的对抗从外在的环境冲突，到中间的身体感受，再到内在的精神碰撞，层层深入、不断升级，最终实现了从“环境对抗”到“精神对抗”的完整闭环[3]。

(二) 空间叙事的文本艺术价值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三重对抗性空间建构，实现了古典小说从时间线性叙事向空间并置叙事的转型，彰显了中国古典小说空间叙事的艺术潜能[4]。传统的古典小说多以时间为线索，遵循情节的因果推进展开叙事，而本文则通过物理、身体、精神三重空间的并置，以及庙内与庙外、草料场与山神庙等空间的对照，打破了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让叙事在空间的对抗与互动中得以展开。

通过物理空间的权力约束、身体空间的体感变化、精神空间的意识觉醒，多维度、立体化地塑造了林冲这一经典人物形象，让其从“隐忍顺民”到“反抗好汉”的转变，具备了充分的合理性与真实性，避免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化与脸谱化。林冲的人物弧光，在三重空间的对抗与互动中得以完整呈现，成为《水浒传》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之一。

(三) 主题表达的思想文化价值

三重对抗性空间的建构，让权力压迫引发个体反抗的主题得到了深度彰显与深化，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文本通过林冲的遭遇，展现了对个体的层层压迫：从高俅的构陷、发配沧州，到陆虞侯等人的赶尽杀绝，权力秩序始终以冷漠、残酷的方式对待底层个体，其虚伪与腐朽的本质在三重空间的对抗中被彻底揭露[5]。林冲的反抗，并非个人的意气用事，而是被权力秩序逼迫的必然结果，是“权力压迫引发个体反抗，民不得不反”的真实写照。其从隐忍到反抗的转变，不仅是个人的身份转型，更是对权力秩序的否定与反抗，彰显了在压迫下的个体意识觉醒与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水浒传》的整体叙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为后续梁山好汉的聚义奠定了思想基础，也让权力压迫引发个体反抗成为《水浒传》的核心主题之一。

此外，文本的空间建构也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草料场与山神庙的二元对立，暗含着权力秩序与民间社会的对立，山神庙所代表的民间正义与自由，成为对权力秩序伦理的补充与反抗，彰显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价值追求。而“冷雪”与“烈火”的二元意象，也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意象建构方式，通过自然意象的象征化，让抽象的精神与情感变得具体可感，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

6. 结语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以“冷雪”与“烈火”的二元对立意象为核心线索，精妙建构起物理、身体、精神三重递进式的对抗性空间。物理空间完成了权力约束与越界可能的对抗，为故事展开搭建了物质框架；身体空间实现了感知经验与情感结构的转换，成为连接外在与内在的中介；精神空间达成了身份认同与主体重构的突破，完成了人物的自我重塑与主题的深化。三重空间层层交融、双向互动，让“冷雪”与“烈火”的对抗从外在的环境冲突，逐步深入到内在的精神碰撞，最终实现了从“环境对抗”到“精神对抗”的完整闭环。

在叙事层面，三重对抗性空间的建构，实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从时间线性叙事向空间并置叙事的转型，挖掘了古典小说空间叙事的艺术潜能，为空间叙事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本土化应用提供了经典案例；在人物塑造层面，多维度的空间建构让林冲的人物弧光完整而真实，使其成为《水浒传》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之一；在主题表达层面，通过林冲“逼上梁山”的命运轨迹，深度彰显了权力压迫引发个体反抗的核心主题，揭露了的虚伪与腐朽，彰显了反抗精神，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

施耐庵以精妙的空间叙事手法，将“冷雪”与“烈火”的二元对立转化为贯穿全文的叙事动力，让《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空间叙事的经典之作，其空间建构的艺术经验，对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以空间叙事学理论解读古典小说，也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有助于挖掘古典文学的现代价值，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龙迪勇. 叙事与空间——《空间叙事研究》后记[J]. 文艺评论, 2014(5): 53-57.
- [2] 刘顺. 论文学中的记忆[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5(6): 56-62.
- [3] 王富仁. 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 小议中国现代异域小说[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21(6):

1-5.

- [4] 曹胜高. 想象世界与中国文学空间的早期建构[J]. 中国文学研究, 2016(4): 5-10.
- [5] 王珍, 周新民. 记忆·想象·现实: 表意的三重空间——《与妻书》解读[J]. 中学语文教学, 2025(1): 36-39.